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鑿於耕反

徵音祈音音菜

切音反

切音反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初大梁併稱孟曰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廢幣以招賢者而孟軻之孫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欲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欲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發於驢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也曰

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也下殺上也譽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試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不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為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猶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人欲則求利未嘗不利而害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善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也學者宜且積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言嘗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本言不發言而欲也曰嗟乎利欲亂之始也天子幸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可算哉程子曰君子本意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我則不求利而本意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多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屬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

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至在靈囿慶鹿攸伏慶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

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與音料處音反觀詩作角反於各鳥也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梁惠王上

朱熹集註







從飢餓之徒從洪武正韻注宋廣方伯說重且用為連左並京聲並左連為用重說方伯

又近於飢餓故設而救以卒則人知愛制故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載於道路矣亦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壯也然其意亦憂

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年表反利七亦反。檢制也。殺殍人也。發於倉廩以賑貧也。歲謂歲之豐凶也。真正不能制民之虐。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實異。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發將

民聞之粟而已乃以民不知多歸罪於歲。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詳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世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命。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望也。此輩亦何心哉。初天命之改與本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安教。孟子對曰殺人以

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曰庖有肥

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幸獸而食人也厚欲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

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甚。言聲聲起在之惡。平聲。若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伯音勇為。音聲。伯從。象不偏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

之不如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此。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威王魏破其軍廢太子申十七年秦

取魏少梁後魏又數取地於秦又與楚解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能行仁政。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獲反。斂易音去聲。撻。豆及長上聲。省州。薄。稅。斂。此。二。存。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撻。也。也。也。

已之謂忠以質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養力於農政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為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別彼  
列反  
難去

復袂  
又反

太坊  
本作坊  
泰下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酸解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酸解若無罪而就

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意以畜買有知百姓所饑者非我之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松也惡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手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及求而得其羊心王不取哉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者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免然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足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原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亦以預養天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傳為及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為取戚心動貌王國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復謂乃如此心不從外得猶未知所以及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

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息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輿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

重難舉也獨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毫木毛至微而末鈞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息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及於切而於物物推廣仁術則仁仁易而愛物難今至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土聲折之古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長者之命折是木之枝言不難也是二因有不特外求難而充之在哉而已何難有老吾老以及人

上孟卷一梁惠王上





若坊  
本作  
如

樂音  
洛

衣去  
聲

為去  
聲  
聞去  
聲

平聲○定遠皆指魏郡小國遠天齊郡是有其言定遠郡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吳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朔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戀與聲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力未所欲則所欲者及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百章意同王曰吾惓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悟與曰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朝整反辟與僻同於度反

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古書學問知我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敗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及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

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口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音目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治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無難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勉勵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

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仁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惜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梁惠王下

故反  
胡  
蕃音  
煩  
乞逆  
反  
音務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音好為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多音斬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其庶幾乎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無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音洛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

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慶字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籥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也舉皆也蹙音頭痛也蹙聚也頰頰



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又王之圃

方七十里窮蹙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窮蹙知免者往焉也臣始至

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外百里為郊齊宣王問

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又王事昆夷惟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重黎音有句音鈞○仁人之心寬洪制性而無設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子小之事大皆理之當候也自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詩云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大音扶患平聲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惟赫赫怒於羣黎也○通詩作披止也但性也○詩作旅祖也○通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秦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石能知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皆其一怒以除亂而孫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解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意如此而曰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王石能知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皆其一怒以除亂而孫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解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意如此而曰武王亦大勇也

理之不可無如此則可以見性  
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私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雜宮名。人君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春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徒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安分。非也。即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

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

王觀也朝音潮。放音聲。晏子齊景公與博附朝儻皆上名也。連傾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音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

慶對音陳。凡有冬升反。述陳也。在視也。欲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及時之俗語也。樂也。述所守也。述諸侯所守之正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今

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明明胥譏民乃作孽方命虐民飲食若

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明古聲反。今謂晏子時也。謂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稱謂糗糧之屬。明明則目。發齊細也。發也。思

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

亡厭音聲。此釋上文之表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說舟逆水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合時之樂二音惟在樂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陽反。招與招同音。故六凡。我命命也。出也。自也。有也。民也。與發

發於廟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假。假也。樂有五。三。角。為。民。曰。微。為。事。招。角。招。之。詩。也。大。過。也。言。晏。子。能。畜。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其。心。則。何。也。子。子。之。以。為。君。臣。自。其。君。之。欲。乃。是。其。君。之。欲。也。亦。曰。君。之。與。民。實。雖。不。同。其。心。亦。有。其。心。也。子。子。之。言。可。謂。深。切。矣。料。王。不。能。推。而。用。之。情。也。

分去聲

卯音

稷去反 備音 樂音 洛音

太本泰去止址去泰本  
作守聲音復又

賈音  
古悴秦  
醉反

人坊作人坊人坊  
民本如坊如坊如坊  
是作坊是作坊是作坊  
本此作本此作本此作  
如京此如京此如京此  
父京此父京此父京此  
本京此本京此本京此  
甫誤去甫誤去甫誤去  
難去難去難去難去  
聲去聲去聲去聲去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郊守諸侯之廟諸侯之廟在東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齔獨與平聲孥音奴鰥

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

而國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也厚之至

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稅也之布幣祭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梁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于也惡忌止其氣不及

妻于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御其幼不乖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每句可也齔獨將飽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

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後索

作賴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舊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糧也餼底音室有底曰囊音實所以盛糧也戢安果也言

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鐵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燕也何有言不難也王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

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

梁惠王下



聞去聲 去上聲

去上聲

累曹水反

論去聲

云坊本作日

復扶又反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

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卿士遂士之管士師皆當

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殺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

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

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執事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卑親疏禮之常也或尊者親者未必踰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曰國君進賢如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

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且可信矣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學所悅者亦有

特立而為學所悅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勿獨以此進退人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德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曰臣弑其君可

乎桀紂天大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義倫故謂之殘一夫言宗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惡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紂之暴則可不甚其未免於於試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王曰  
至從  
我十  
字平  
治平

聞去  
聲

當平  
聲

應許  
聲反

見形  
旬反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字登大音執命上聲登音次下同巨音夫宮也工師匠人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魏音溫璞  
春穀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行之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術難而不任賢是使國家不如教玉也范氏曰古之賢

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過自古以為難孔孟之言而不遵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取  
之按史記燕王喜據國於其稱子之而國大亂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宋去聲下同以伐燕為萬王孟子對  
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子白此言固不容疑一日之間天命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且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亦運而已矣齊音度音齊則人第竹器後飯也運轉也言若火為不慮則民將轉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  
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齊音蘇及徯胡禮反兩引其音音音仲德之語文也與今音亦小  
其蘇齊音蘇及徯胡禮反兩引其音音音仲德之語文也與今音亦小其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其暴也其為後我言湯  
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范氏曰范氏則止此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也國  
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解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  
己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并去

聲

按

凡

調

字

門

從

誤

展

輒

音

獨

與

通

大

音

泰

下

同

坊

知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眾力道反○拔

也重寶貨也畏心也倍地升燕而倍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無人說之而齊可為政

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貪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更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

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倪老弱人也倪兒也謂所勝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反止

湯武蓋治民不法先王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為亂豈可謂君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鄉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聞謂善及勝乎解

長上謂有司也民怒其上欲殺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仇餓轉轉而死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尊是以有司知重饑而不和即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况

疾若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尤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偏父兄

手足之捍頭目也程公不能度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釐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

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效也國君死效效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而

曰齊人將築薛吾其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薛取其地而城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抑與薛同○相地名言大王非以岐

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音

上聲○創業始也言能為善則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還有天下乃天理也君子造基業宏厥而與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其

若夫成功則豈可以乎孤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謹於善其可繼而後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事於其所難必○滕

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幣也屬音某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聚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安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得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意國以圖

存者權也守正而侯死者我也雷○量方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若古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惡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工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說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僥倖之高矣凡索求可巧求成敗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音奔○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久後喪母踰過也言其

母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為去聲沮音呂反尼女反是於皮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相去聲

公孫丑問曰天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爾諸侯皆稱期也孟子不當得政五蓋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素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予於是管子六反相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于曾子也蹙然也也曾之言則也仲者何蓋齊之御查子路則氣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過而獲禽身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管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

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人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去

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

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齊朝高商又音庭朝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紂居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乘音勝

易音異

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

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時與關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古民居稠密也。且王者

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曠，聖難作，民苦虐民之甚，異於紂之殫，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食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難由此而成。勤王之

動心。實音奔。孟武伯言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且為借之以發。孟子不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勸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音聲。此宮

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音舍，下同。孟姑施發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勸務敵人舍，莫守己子，莫為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欲二子之與曾子子，莫難非等倫。論其

首者曾

公孫丑上

孟施舍守約也。

孟施舍守約也。

斷音  
聲去

踏音  
志

夫音  
扶本  
坊本  
問下  
有養  
字去  
聲

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揣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怖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禮  
子。自古有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縮末端二衡三幅。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以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  
循理所守。无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乎。聲扶。此一即公孫且之問。孟子謂曾子之言。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  
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以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於此。所以固守其  
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謂其言高。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意於本而後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遠達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再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  
當敬守其志。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不可稍廢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且見孟子言志至而  
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且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如  
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頭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往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  
如人顛頭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為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之充本。本自浩然。夫食飲雖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大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而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先言問氣。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所以所獨得而無形  
聲之險。有未易以言語形容。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  
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縮。知其小也。謝氏曰  
浩無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餒也餒。以罪反。配。配合。而有助之意。養者。人心之裁判  
道者。天理之自然。餒。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充於發。而不足以有為矣。





處音

相去聲

走楚宜反太坊泰本出於俗本作乎誤出角索色反鄭坊本作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再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去厥人耳安處也公孫丑復曰姑舍是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避國避居屠斷文王之德而歸之反武王伐紂去而微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莘築不能用後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若詳見此為之末及魯詳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說公孫丑問曰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之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即目之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

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姓好去聲汗下必不阿足以知夫子之道使使下必不阿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堯舜雖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過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

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天凡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為我從百世之從差等百世之玉無有能逾其後者而凡其皆莫有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且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七音之長鳳於鳥之長垤於土之長行潦於水之長也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夫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義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類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子曰孟子此章據前節所未盡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強上聲

脂反處

鵠音

拐音

反七八

道音

換音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為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即此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亦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聞有國。此因其聲勢之懾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賈德猶高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言之強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上音杜。綢音稠。武彪反。詩幽風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反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繆補也。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般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

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水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遺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祿。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帝宅也。張子曰：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發財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遂末者多，則足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冒。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即此謂宅已賦其廛，今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子。失德廢存亡。惟天所命。不從若湯武是也。此言言能行王政則寇賊滅。天子不行王政則亦子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物為心而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有寡故不能堅強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驚動。非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也。言下見之時。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心。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發見於外也。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心。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達充之。則四海雖遠。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

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有於此。及求欲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意。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位。無成名。無專軌。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上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至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夫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平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平者。為人析視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權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中去

見音

王音

大言哉。里有仁德之名者，以爲其人，所以自處而至於仁，安得爲知事。此孔子之言也。仁者，植根植天所與之良質，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統於四時，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爲德在人則本，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而消之，充人當常在者，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詳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仁，豈非不仁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知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誠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中禮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園子曰：仲由甚開通，名無窮，今人有過不善人規之，則無所改，而會以從人，人有善則不持也，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辭之所爲，又有大於善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子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入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助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  
朝音潮，是也。上去聲。下知字。浼，音罪。及，塗泥也。鄉，里也。帶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曰：浼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也。

**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佚音逸，袒音但，初音勸，裸音卑，反。程程，爲能之高，於及反。柳下惠，曾大，夫辰，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也。不，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更惠之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行固當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所偏則不能無  
弊效不可由也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並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

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大有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

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朝惟朝將之朝如字也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因念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謀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辭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

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與曾子曰昔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放謂醜從於已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齊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齊師不以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

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孟子曰皆是也皆通於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

贖子何為不受贖徐勿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為兵之

為兵之

為兵之

為兵之

為兵之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齊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景公也

坊金

以金

魏為

孟于

一兵

與子

行音

夫本

大坊

聲中

去

使去

聲下

同還

反言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故兵以戒備之。諺曰：『時人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馬於度皮，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于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

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被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山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

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此與之與牛芻。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視，視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非說而不從，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蚘音進。蚘，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蚘，蚘毒大也。靈丘，齊下邑也。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蚘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

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義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言。綽綽，寬裕也。孟子居齊師之位，亦當受其辭，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及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驩，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急而嚴如此。○孟子自齊

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急而嚴如此。○孟子自齊

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急而嚴如此。○孟子自齊

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急而嚴如此。○孟子自齊

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充虞，孟子弟子。當塗治棺之事也。嚴，也。木，也。以已通以美。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也。中，古周。公劉禮時也。得稱之與棺相稱也。使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而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此必二反。反，音效。此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何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魯與之與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魯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曾之子事見則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出此說之誤。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而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是以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管叔，管仲之弟也。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封紂子武庚而便管叔監紂於朝。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時，周公討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

公孫丑下



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弟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為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去之不過管叔而已故舜得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非及逆釋其兄之惡而棄之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為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善象周公誠信而任官

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史改也辭辭也史之辭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

過也然管叔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太過也林氏曰舜王於孟子最嘉獎之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固是心而將順之則我不可勝用矣而陳費都大夫且為之曲為辨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多參致而後通若以第二篇第十章十

一章言之則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來未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侍同朝其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天斛四斗餘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

欲富乎大音括字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言者矣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必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

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嬰○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同龍之斷而高也表見下文孟子叔疑為富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疑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載夫公室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愛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馬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稱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弟公左右之者欲得此而又取此也罔謂罔羅政之也從而征之謂人逐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時此



一世乃之輔佐若身國與  
數百五百年之財計則無益可以為之身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發舍上聲○言此之時而使我不遇發辭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領  
天意未可知而其真又在彼我何為  
孟子

去魯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

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委有所  
不合故有去志愛節變其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也國既破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禮我  
也美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哉之不亦誤乎

### 孟子卷之三

####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以生之理也澤於至矣未之

有聖人與之齊初無少異惟承人汨於私欲而夫之五古則無私欲之欲而能充其性則故孟子于與世子言強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必其之欲其知行我不假外求出入可學  
而高而不懶於用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攝其大意知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本有不善者皆其性未發何嘗不善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通於公中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世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  
世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樂不暇暇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

憤古  
對反

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

問於孟子然友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魯俱疏所居反舒諸反

當時諸侯僭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言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至者去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也此子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孔子亦辨述者曾子嘗謂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魯不冠也不歸田畝饋之曰齊魯疏也也然也喪禮三日始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居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

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若其後又反飲州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本有命令教也言謂知疑有闕誤或曰言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善喪禮既載三年之喪

心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你則亦反躬自責儆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致有非其父兄百官之禮其善喪者有過人者而學

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髮行之而遂遠見無不脫服則以人心之所同者著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是不信哉



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音音問並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民之為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倫則能取民以制本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以為仁之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徹勅列反籍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

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卿逆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廩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編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廩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籍借也龍子曰治

地莫善於助莫不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動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酌互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凡反者非食言聲慈平聲

○此古賢人恨戾猶然善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物必分若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惟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此耕者九一仕者

法本行故取於民者無制是蓋世祿者後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而子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而後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

殺  
投  
本  
作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養校以教民為教序以習射為義皆知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庠序也人有王者起

聖於  
用反  
分并  
並去  
聲

時坊  
本作  
世上  
聲去  
聲去  
聲去  
與同  
哭同

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勝國稱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者師也雖不有天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崩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

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文公曰孟子之言而使暴君汙吏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制經界其溝洫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

井地有不均穀祿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滕地雖小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任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校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

也圭田所以奉於祭祀也不言世祿奔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田下夏土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

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徒謂徒其居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善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為此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其精其要之可以行於公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具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難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經界為人之困為解經界之法之行況之者樂為處之有行期以數年不用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末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卿方

與學有法之法其田一方蓋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以建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法法屬隨官與學校成禮俗救富即惠厚本即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合乎先王之意其可謂命世聖王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

滕文公上

仁政願受一廛而為張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猶音聞○神農黃帝神農氏始為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

民而自養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

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

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飯所以以爨然火也鐵器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

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音舒○此孟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五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

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械器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夫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

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室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濬濟澤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論音能字禮反覆化合反天下猶本平者聖王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賜茂茂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也登成孰也道路也蹶蹄馬蹄交於中國言為歌多也穀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始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

九河曰使駿曰太史曰禹頌曰復登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禹津濬亦疏通之意滙澤二水石決排管去其壅塞也汝涉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分水疏惟漢水入

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管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孰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自許別彼列及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

名也人之有道言其德有象燕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恣情而人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齊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祗有典勅我五典五典之謂也故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曰為堯舜也德猶志也善言勞績之來者求之邪若正之者若且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法矣又從而提攜翼助以如惠馬不使其

放逸恣情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

農夫也夫音扶勿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食食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

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心放人以善雖有愛食之實非其所及

而其言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魏晉辭○則法也湯堯夫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有樂相倍師而學者行也。及倍夏禮表之教也。更變化蠻夷之人也。然於夫凡化於蠻夷之人也。及至也。陳民生於楚。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乎梓強士厚其墓本反。皜音果。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

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言行孰有似之者如標焉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深也。秋日曝乾也。皜皜者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感曾子之辭也。

南蠻駘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駘亦作駘。舌反。駘博等也。吾聲也。高南蠻之聲也。指得行也。

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不于下。魚曰頌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善頌國宮之為也。膺擊也。別本無也。舒國名。近是者也。懲父也。按今此詩為周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

則賈相若麻縷絲絮繁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莖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從音師。入山。頌反。比必二反。莖平聲。倍一倍也。莖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若之理。其有積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墨者古墨之道者夷姓之名。徐

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大者與今不為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國願見今吾尚

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下反 艾音

六反 窮余

婁音 婁音 音姑 攢俱 官反 龍感 紅反 舉音 預音 救音 反救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乖矣。故因徐時以質之。如此則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敬死無服。桐棺一守而無槨。是墨之治長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形勿天下之風俗也。夷子思葬其親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有故孟子固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音扶。下同。匍音蒲。窮音窮。此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破傷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非墨而附於儒以辯已。所以厚其親之意。皆所謂過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若取墨本為小。小則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且人物之主。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假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具施之之原。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然不得而變者。此其所以卒能發命而自覺罪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

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蠶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蚋音吸。蚋音怪。怪反。泚音此。復反。腹音謂。為去聲。蠶音乃。道反。裡音力。知反。因夷子厚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起也。蚋音屬。姑音助。或曰。蠅也。嘬音食。之也。蠶類也。泚音汗。出之貌。視音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思正視。取痛迫迫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甚哀痛。迫迫不至若此之甚矣。反復也。蓋上龍也。裡音舉也。於是歸而掩復其親之尸。此蓋理之極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由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徐子以

告夷子。夷子無狀。為問曰。命之矣。無音武。問如字。無音注。然自失之說。為問者有。論之問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固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故以吾之言。易而入而彼之要見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

可為也。王音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言謂小節也。枉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居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於力而坊力中聲  
於力而坊力中聲

住何哉去聲○四體也○凡有死國之文也○格夫大以禮冠人○以禮冠人○而後冠也○三國常帶念此無極極樂樂樂而不恨勇士觀坐常念義國而死後其言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對美虞人之言○夫虞人之言○不以義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持其節而往見之相此以上言之○以不可往見之念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夫言扶直與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罪夫所謂枉小而所中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云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仲之而有利亦將為之○抑其害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

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上聲○趙簡子有大夫趙揆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女之御也復之再來也彊而後可發矢不有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事主也範法度也說過不止而與禽遇也言吳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發說過而後中詩云惟車之為言射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管中而及禽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

未有能直人者也必必二反○詩阿黨也若丘陵也○或曰居今之世也處去就不必一○中節欲其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道必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彼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尚况為之矣孔孟尚况不彼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下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則說諸侯使相攻伐說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馬於房反○冠者女子之冠也○加笄於首曰冠○女子之冠曰笄○婦人內事也○婦人內事也○婦人內事也○婦人內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順也仁也正位禮也大道衣也民由之權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志守其所得於己也淫其心也移愛其節也屈其志也何故守其節國之時聖賢固吞天下不復見其德意之盛但見其巧之得之稱

周書曰古之君子仕乎季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

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子聲可食而食志食功之於音者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

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據牆墁之飾也無功而食之則如之何○

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五子為子宋王懼當滅滕也薛敗齊是魏之宗故顧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

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及盛首成住為之為去

皆使金酒食之食音嗣豈年鮮餉衣亮反○葛伯名伯謂也放而不祀放幾無道不祀先祖也竟為之民其民葛氏仇與也餉亦饋也書高帝仲尼之語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

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撲我后載亦始也後來其無罰

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給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

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其辭時與古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討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其取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蓋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亦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有餘而不為其虐耳君子謂在位之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成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極周書也今言天亦小此言武王成武當湯伐桀殺紂之德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賢不能行王政操果為齊所滅王桓北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歸歸任之限其征

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是故句不自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

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

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

與子聲林音休○數不勝宋臣也齊人論也傳教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

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十八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此不見諸侯之表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斯可以見矣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且謂明君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由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闚其亡

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也也陽貨無禮於人以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則往人拜於其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闚也

陽貨欲見孔子之亡也此物及其不在

曾子曰魯肩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曾子盛年反報叔也○音是破體猶矣強矣皆小人爾媚之態也

本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也服服然而非之貌也子路名非也所知世惡之之辭也孟子曰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

戴盈之曰什一去

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也

可京  
本作

使去  
聲音  
奚

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如自乘而取之也損減也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如表理之不可而不能遂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古聲

生民也一治一亂亂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

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略又胡貢詞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也高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

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道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海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淮堯舜既沒聖人之道

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急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

又作園囿汙池滂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滂音滿肉反○暴音謂夏太康孔甲廢

雖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

正無缺相去聲在平聲○奄東方之國時為是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之臣民有也書世良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當王法傳典禮備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

世慮至分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臣賊臣弑君其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橘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則樹於大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之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跖之義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虛。辟纊也。織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

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頷曰惡用是覲覲者為哉他日其母殺

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覲覲之肉也出而哇之

孟音閭。辟音避。頻頷與聲同。頻與同。子六反。平聲。覲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御之系兄名戴蓋

多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覲覲

繼解也。頻頷而言以其兄愛顧為不食也。哇吐之也。

言仲子以母之饋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

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操守如此。至於其所易之粟於其所居之室也。不

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且為能充其操守之類者。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嫂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